

与时光同醉

罗文华



东南大学出版社

六朝松艺文笔丛

与时光同醉



罗文华

东南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与时光同醉 / 罗文华著. —南京: 东南大学出版社,
2003. 7

(六朝松艺文笔丛 / 薛原, 徐雁主编)

ISBN 7—81089—305—X/I·3

I. 与... II. 罗... III. ①书评—选集②随笔—
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G236②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57359 号

-
- 丛 书 名 六朝松艺文笔丛
书 名 与时光同醉
编 著 者 罗文华
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(邮编:210096)
电 话 (025)3792327 3792214(发行部) 3791830 3374334(书店邮购)
传 真 (025)7711295(发行部) 3362442(办公室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
开 本 889×1194 1/32
印 张 9
字 数 270 千
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152.00 元(全 8 册)
-

(凡图书印装质量问题,可直接向我社发行科调换。电话:025—3795802)

枕河卧游(自序)

可能是今年的春节来得早,鞭炮声已渐次消歇,水仙花却迟迟未开。吃罢饺子,掐指一算,这已是我在新居里度过的第五个春节了。

新春里最大的收获就是编校了这本小书,即将把装载它的软盘邮往金陵出版。收录的百篇短文绝大部分是我1993年初迁入景福里和1999年初迁入龙海村后写的,并且都在报刊上发表过。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本书第四辑“书房芸香”专谈藏书的三十二篇文章,是1998年我做夜班编辑期间,文艺部的彭莱老师约我写的一套稿子。它在《天津日报》“休闲”版上连载了八个月,收到了大量热情的读者来信,许多读者都剪报留存。这是彭老师提携帮助我的又一举动,我将永远铭记。前不久,与我所崇敬的前辈文人赵之谦、梁启超、鲁迅一样,彭老师只活了五十五六岁就辞世而去,这是我近年来心里最难过的事情。将这组小文收入本书,也算对这位资深编辑的纪念。

还是1998年,伏天,我刚回到文艺部编副刊,几位同事及家属到青岛避暑度假,彭莱老师与我妻子聊天,谈到我在那组文章中写到的藏书难的窘况,感叹说:“小罗是天津有名的藏书家,各地藏书界的朋友都知道他,还是想办法尽早改善一下你们的藏书环境。”我妻子很感谢彭老师对我的理解,但当时单位福利分房已经停止,货币分房我这个年龄又不够杠儿,只好自力更生。不出三个月,我妻子就为我买了一套最靠近市中心的跃层房,建筑面积一百五十多平方米。楼下是我们三口的生活区,楼上两室一厅加上阳台、露台、卫生间全做我的读书区。我三岁读书,直到三十三岁才有了自己的书房。尽管仍有一多半藏书不方便查找,但毕竟是大为改善了。生命的巢穴,精神的禅床,就是我的书房。



于是,我便在童年少年时代曾经居住过的海河与津河相交的这个地方,延续着我的读书梦。晚上看书累了,也出门沿河散步,换换脑子。因为我不会游泳,没下过水,所以对星辉斑斓的河水总有一种神秘的感觉。而这种神秘感又常常诱发我深入思考一些问题,促使我回到书房挑灯夜读。

于是,每个夜晚,我便卧游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了。

癸未正月初十写于津门龙海村蠹鱼斋

六朝松艺文笔丛

编委	王振羽	许 锋	卢冬梅	陈融冰
	段 琬	高 伟	徐培范	唐爱平
	陶 铠	钱 军	钱晓华	韩 青
	解维汉	谭延桐	蔡玉洗	薛 冰
主 策	薛 原	徐 雁		
编 划	芦 薪	薛 原		
装 帧	书衣坊	朱 赢椿		
篆 刻	卫 滨	王秀泉		
编 务	孙 艳	朱 敏	刘 佳	

六朝松随笔文库(12种/套)

承译副墨
学林漫笔
开卷余怀
昨日书香
海上书声
读书随记
滨海读思
书卷故人
山海文心
文苑散叶
秋水夜读
金陵书话

白化文
潘树广
徐 雁
龚明德
陈子善
王余光
薛 原
王振羽
于志斌
徐重庆
王稼句
薛 冰

(以上图书已于2002年5月出版)

六朝松艺文笔丛(8种/套)

留恋之矢	薛 原
艺术功课	臧 杰
墨汁写因缘	伍立杨
与时光同醉	罗文华
艺术不艺术	宋文京
双倍的生活	逢金一
青春的子弹	张 渝
人缘与书缘	董宁文

(以上图书已于 2003 年 8 月出版)

目次

自序 / 1

书窗碎影

与时光同醉 / 3

毕业十年 / 7

追忆聊天的日子 / 11

开书店 / 15

上网与读书 / 19

旧事与往事 / 23

讲台上下 / 27

亲情的尺度 / 29

不薄新书爱旧书 / 31

心物之间 / 33

买特价书 / 37

话说藏书家 / 39

名家的讲稿 / 42

书香满街 / 45

编辑生涯忆孙犁 / 47

临水照花人 / 51

读金庸消夏记 / 54
校书郎 / 56
春日载阳好晒书 / 60
毛边情趣 / 62
好书慢慢读 / 65
闲读好比吃零食 / 67
闲翻连环画 / 69

书页啮痕

“偷工减料”和“偷梁换柱” / 83
素心人 / 85
论读书人不读书 / 88
替名著扬名 / 91
自食其心 / 94
“钱学”这碗饭…… / 96
会说与会听 / 99
天下文章一大比 / 101
书写名句不宜掐头去尾 / 103
收视率与排行榜 / 105
慎把金针度与人 / 107
齐白石连人都不会画吗 / 109
“传道授业解惑”之外 / 111
自己抄自己算不算“学术腐败” / 114
俞平伯“历险”的两个版本 / 116
“商女”别解 / 120
掉书袋 / 122
也谈新译与旧译 / 124
再谈新译与旧译 / 126
也是一种“拈轻怕重” / 129
“大全集”之我见 / 130
“知其所以然”不易 / 132

并非为了挑错 / 135
嘉言不厌半句多 / 140
“真美善”不是“真善美” / 142
大江健三郎尴尬吗 / 144
副刊编辑“自写”之必要 / 146

书林折枝

张元济的人格与风格 / 153
吴小如先生“书廊信步” / 155
学者的真诚 / 158
行者的歌吟 / 161
《雍庐书话》和《秋禾书话》 / 164
解读铁塔 / 166
津版《连环图画水浒》 / 169
范润华《狂草探微》序 / 171
杂文的骨气 / 173
关于《理智与情感》 / 174
李庆辰及其《醉茶志怪》 / 178
钱基博的学术著作 / 180
四本花木书 / 182
《何家英国画人物新作选》序 / 185
《史振岭画集》序 / 189
《龚望书法集》 / 191
《天津八家书法集》 / 194
题解《来来往往》 / 196

书房芸香

书目书 / 201
书单子 / 203
书评与书话 / 205

读书类报刊 / 207
理想藏书 / 209
藏书者自我定位 / 211
藏书与家境 / 213
藏书的本钱 / 215
藏书家的学问 / 217
藏书家的品德 / 219
藏书与本职工作 / 222
藏书与休闲 / 225
藏书家的家庭 / 227
藏书的数量 / 229
藏书的个体质量 / 231
藏书的整体质量 / 233
藏书家的标准 / 235
旧书与新书 / 237
新书的收藏价值 / 239
藏书的预见性 / 241
访书·淘书·猎书 / 243
旧书店 / 245
旧书摊 / 247
宋雕元槧 / 249
明版书 / 251
清版书 / 253
新文学初版本 / 256
“文革”读物 / 259
连环画 / 261
工具书 / 263
创刊号 / 265
签名本 / 26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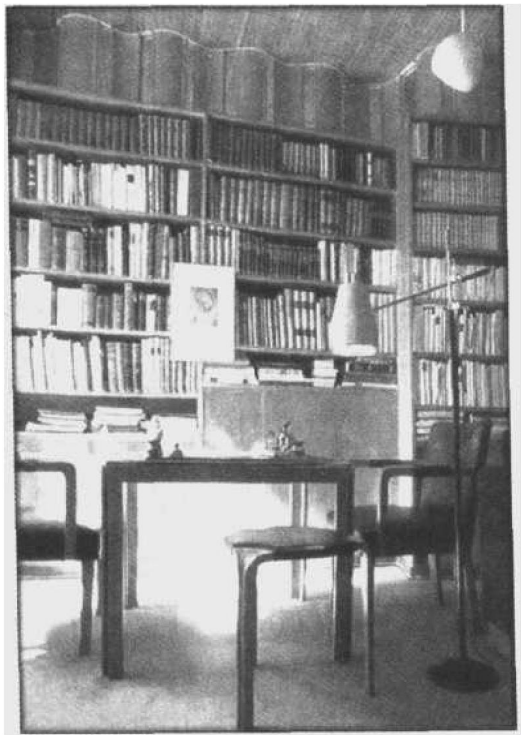
书窗碎影



与时光同醉

在报社的新厦里，图书馆占了整整的一层楼，楼上还有存书的房间。比起原先的图书馆，屋里的地方宽敞多了，室外环境安谧多了。我在阅览室里找书，不知不觉间，竟陪着排排书架过了差不多一个上午。在这里，时间被无情地淡忘了。

我常常在音乐里忘掉时间。静夜听乐，沉湎其中，仿佛仙境，忘却了唱针或磁头旋转的时候，挂钟的指针也在悄悄地盘桓。有时脑袋与耳朵同被音乐灌醉，如痴如醉，整夜不眠，口渴也不觉得，身寒也不觉得，终至感冒一场。音乐的魔力如此巨大，但我还是感到：在音乐里逝去的是时间，在图书馆里消磨的是时光。



在图书馆里消磨的是时光





消磨美好时光的时候,并不觉得时光的珍贵;追忆美好时光的时候,才觉得时光的珍贵。这就是时光。时光的内涵比时间丰富得多,时光是时与光的集体,时光是光与阴的结合。时光是有力度、有色彩、有情感的时间,自然,时光还是含有酒精度的时间。回首往事,历历可数,图书馆就曾经给过我一大段宝贵的时光。岁月如梭,流年似水,赅赅十载已过,然而那段时光却恍若昨日,令我难以释怀。

一把陈旧却很结实的太师椅,面对着朝东的窗户,背后是一排排顶天立地的书架。这是我的“专座”,也是那间阅览室里惟一个“专座”。在我四年的大学生涯中,除去上课,除去必要的课外活动,我整天泡在图书馆里,至少呆了七千个小时。身处琅嬛之中,我坐在太师椅上,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日晷在书皮上缓缓移动,看着白色的书页一天一天地变黄。在静寂的语言中,在凝滞的空气里,我小心而执著地解开被乌黑的文字锁链捆绑着的性灵,把这当做生活中最大的乐趣。现代人需要精神家园,需要安放心灵的后花园,图书馆便是一个理想的所在。

真正的读书人走进图书馆,焚膏继晷,韦编三绝,所求只有一个“知”字。看书入了迷,沉醉不知归路;今宵酒醒何处?依然在书堆里。看书看得眼酸了,隔着窗户往外望。那里,松柏上的积雪在艰难地融化,风沙吹得行人抬不起头。看到了,无可奈何,轻轻叹一口气,眼睛又埋在了温暖的书页里。百无一用是书生,是书生百无一用。

好天儿的午后,我常常望见馆前的大草坪边,绿色长椅的一头,朱光潜先生安详地负暄而坐。他已经无法抗拒衰老,蜡炬即将成灰,从他

身边匆匆走过的大学生们甚至无暇看一眼这瘦小的老人究竟是谁。然而，就在这座图书馆里，老人的美学著作每天都是大学生们争先借阅的热门书。时光是多么的无情，时光又是多么的有情！

我钟情于图书馆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我也格外照顾，除了提供给我那把太师椅外，他们还为我理发，请我参加馆内职工的联欢会，邀我到他们家里串门儿。上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，他们让我每天晚上替他们值十几分钟的班，给出入阅览室的理科教师和研究生换阅览证。我临毕业时，阅览室负责人将十几块钱塞到我手里，说这是我的值班费。我没有想到他们会给我报酬，也不好意思接受，就当面谢绝。那位阅览室负责人对我说：“拿着吧，别嫌少，当年毛泽东在我们馆里当管理员，一个月也不过七八块钱。”她是笑着说这句话的，我听起来却是沉甸甸的。是啊，这馆里的许多书，都有我的太老师严复、蔡元培、章太炎、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鲁迅、周作人的笔迹和手泽。睹物思人，抚今追昔，才真正感觉到时光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压力太大了，自己读的书太少了。

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我借的线装书要比洋装书多得多。翻看那一套套古老的线装书，我时常见到夹在书页间的大片的烟叶。有了它们，书页才不会被蠹虫所蛀，宋元明清才能遗传至今。可怜那大片烟叶，淡淡的，已然嗅不出一点儿烟的味道。我不禁思忖：难道文明靠着烟叶延续？老去的究竟是什么？

我知道，在这座图书馆里，珍藏着许多价值连城的书。其中有一套《莎士比亚戏剧全集》，1623年版，这是世界上第一套较为完整的莎士比亚作品集，也就是莎剧版本学中最具权威性的“第一对开本”。在它的卷首，有本·琼森颂莎翁的献诗：“他不归于一个时代，而属于永恒！”细细地品味这句话，我终于悟出，这不正是关于“时光”问题的最好的答案吗？或许，我想，这也是图书馆对读书人的一种昭示和企望吧。

记忆像铁轨一样长。时光如铺在铁轨下面的枕木，计算着记忆的长度。在有些“只争朝夕”的人的眼里，图书馆是个误人的地方：在图书馆里蹲了七千个小时，那真是喝醉了，不是醉汉又是什么？而他们自己呢？空空皮囊，一副骨架，到头来只能落得个身与名俱灭。这号胸无点墨而急功近利的人愈忙碌，愈得意，愈是人类的悲哀。庄子说“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”；《红与黑》里的于连想到：“一只蜉蝣在夏天早





上九点钟才出生,下午五点就死了,它怎么能知道黑夜是什么呢?”看起来,时光还真会捉弄人。

有一句谚语,好像是西班牙的:回忆是生命的时钟。斗转星移,昼夜交替,回头望望过去的日子,如果我们感觉到了时光的分量,那么便证明,在我们的生命里,已经有了分量。

1996年3月29日